

不肖生著

留東新史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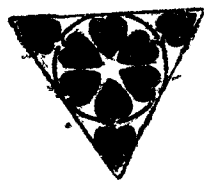


留東新史序

我國人士之僑居日本境內者。不外三類人物。曰學生。曰亡命客。曰女偉人。而向愷然先生。居于彼邦者久。與此三類人物。時有往來。于其私德。于其行事。固恆目有所睹。耳有所聞矣。故前者既有留東外史之作。今茲復有留東新史之賡。惟二書描寫之點亦不同。前者以學生爲主。後者以亡命客及女偉人爲主。然其招外人之譏抨。丟祖國之顏面。則爲狀固一也。嗟夫。人而至于求學外國。人而至于亡命外國。撫念身世。亦可悲矣。一則宜如何踴勉勤奮。一則宜如何養晦韜光。而乃驕奢淫佚。敗檢蕩行。重貽祖國之羞。此其肉尙足食乎。至於女偉人者。標新黨之頭銜。作女界之先導。而亦同污合流。貽人笑柄。斯不亦大可哀哉。吾願繼今以後。一般留東人士。無間男女。咸以書中人爲戒。不致再有貽羞祖國之舉。而向先生從此對于留東僑人之狀況。亦叙無可敘。述無可述。而不復有所屬筆矣。是爲序。

留東新史序

民國十三年六月茗狂序于憶鳳樓



留東新史目次

卷上

- | | | | |
|-----|-----------|----------------|------|
| 第一章 | 唐處士假造女豪傑 | 汪議長寵納老太婆…………… | 一至一〇 |
| 第二章 | 探口風汪夫人生病 | 出怨氣胡女士設謀…………… | 一至一〇 |
| 第三章 | 拔槍拚命女俠教夫人 | 天理良心來賓請議長…………… | 一至一四 |
| 第四章 | 受威逼忍氣簽條 | 聞件敗耗攜眷走春申…………… | 一至一二 |
| 第五章 | 汪遜虞家庭施巧騙 | 李潤林海舶顯忠誠…………… | 一至一〇 |
| 第六章 | 涉風濤頭搖撥浪鼓 | 怕水厄身套救命圈…………… | 一至一二 |
| 第七章 | 怕盤詰偏遭鉤距 | 因盥漱又受驚惶…………… | 一至一〇 |
| 第八章 | 會故人抵掌談戰略 | 游鬧市半路遇冤家…………… | 一至一〇 |

- 第九章 汪遜虞神戶市丟臉 胡本蕙下宿屋主謀……………一至一〇
- 第十章 半夜訪人李潤林受惡氣 清晨謝罪汪遜虞下說辭……………一至一二
- 第十一章 陳太婆夜教汪議長 胡女士私通底下人……………一至一〇
- 第十二章 頑皮惹禍避責離家 狂賭輸錢立功作警……………一至一〇

卷中

- 第十三章 寫別字苦煞同鄉人 看對聯怒撤縣知事……………一至一〇
- 第十四章 上碼頭無心逢舊友 驚豪富變計學陶朱……………一至一〇
- 第十五章 偷烟泡壯士失聲名 剗地皮顧問耽驚嚇……………一至一二
- 第十六章 進讒言陰謀逢敵手 保少校名片出風頭……………一至一〇
- 第十七章 發橫財深心成失望 看新劇獻媚互爭先……………一至一〇
- 第十八章 搵酸醋醋競拜乾兒 勸嫁說媒各貪權利……………一至一〇

第十九章 防刺客密佈機關 換和服故設疑陣……………一至二

第二十章 免驚慌決赴蓬萊島 查行李着急芙蓉膏……………一至二

第二十一章 出風頭小住西村館 租別墅謝絕支那人……………一至二

第二十二章 賀新居當面開教訓 聽挑撥背地吞大烟……………一至四

第二十三章 制丈夫奇謀傳弟子 新戀愛偏遇舊家庭……………一至一〇

第二十四章 探消息單身走澳門 避情敵雙飛渡神戶……………一至一六

卷下

第二十五章 浪子最工蠱騙行爲 愛情不敵金錢魔力……………一至一〇

第二十六章 讓貸家夥謀設騙 吃料理破口罵人……………一至一八

第二十七章 送卡片又興醋海波 發橫財乃遂雙棲願……………一至二二

第二十八章 施惡報父子聚廳 失銀箱夫妻反目……………一至一〇

第二十九章	沈錦棠忿寫賠償字	王甫察誘奸女居停……………	一至二
第三十章	徐君勉絕處逢生	王甫察禍中得福……………	一至二
第三十一章	做縣官盡情剷地	騙弱女信口開河……………	一至四
第三十二章	周慕蘭大鬧長崎市	劉藤子改嫁吳服商……………	一至八
第三十三章	俏下女垂青大肚皮	濫情人又發老脾氣……………	一至四
第三十四章	濫情人笑語慰嬌妻	薄命女悲啼逐浪子……………	一至二四
第三十五章	受慫慂存心吞煙泡	發雷霆決意攆侍姬……………	一至一八
第三十六章	打電報下僕掉槍花	補功課教員上惡當……………	一至一〇

留東新史

第一章 唐處士假造女豪傑 汪議長寵納老太婆

在下剛提筆寫了留東新史四個字，忽有一個在日本同學的朋友走來，見在下正在寫字，忙湊近前看了一看，笑問道：「又待做甚麼留東外史嗎？是不是因留東外史正續集和留東外史補當中的事蹟，有不會寫完或遺漏的，打算在這上面寫出來呢？」在下搖頭應道：「不是，這書與前兩書完全無干，這書是另起爐灶的。朋友道：『事蹟是另起爐灶』，書的性質是不是和前兩集一樣，專一描寫那些留學生亡命客的齷齪醜事呢？」在下見問，不覺長歎了一聲道：「要做留東新史，却如何能免得了寫那些醜事？留學生的職務，在認真讀書，能認真讀書的好學生，當然沒有可以供描寫材料，可寫的不是齷齪醜事，是甚麼？至於亡命客，尤不比少，不更事的學生，不是軍人，便是政客，在國內都具有相當的身分，應該知道雖是一時政爭失敗，不能在國內居住，不得已逃亡到外國來，然自己的主張總有勝利的一天，本黨黨員在亡命時的一舉一動，能博得駐在國政府和社會的同情，也未始不是謀將來進行上順利的一種準備，即以各個人的「人格而論」，既都具有相當身分，便在國內舉動也當為國民矜式，何況因政治關係亡命到

外國觀瞻所繫國體所關其舉動之應該更加謹慎。自不待言。假使一般亡命客果能事事謹慎。時時知道尊重自己的人格與顧全國家的體面。那麼在下又從何處去尋找他們的醜態醜事來描寫呢。終不成紅口白牙的捏造些醜事去冤誣他們。朋友點頭笑道。然則這書所要寫的事情也就和前面兩集一般的性質了。怎麼謂之與前兩書完全無干呢。在下道。我所謂完全無干者是。因前兩書的事蹟截至民國五年。而這書却從民國八年寫起。中間相隔三年之久。留學生雖仍是從前一般的留學生。然人數既比前幾年減少十分之六七。貧富之形。尤相差甚遠。留學生本來無所謂貧富。不過當歐戰未發生以前。日本的生活程度不高。中國政局紊亂的程度。也不似歐戰以後。各省的留學費。縱也有些不能按時發給的。但是那時的各省政府。對於日本的信用。還沒完全破產。各省經理員。還可以挪借得着。牽東補西的。總得發給些兒。便拖欠也不過兩三個月。自後日本的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中國政局紊亂的程度。也跟着一天高似一天。無論甚麼錢。都被各軍閥拿着充軍餉去了。有誰記得遠適異國的留學生。須匯款去接濟呢。因此留學生的困難程度。更是一天高似一天了。至於民國八年以後的留學生。簡直是貧苦得可憐極了。那裏能像前兩集書中所描寫的。那些大爺們的樣。飽暖思淫慾。有的是餘錢剩米。逸興閑情。可以幹出種種稀奇古怪的趣事來呢。既幹不出稀奇古怪的趣事。便沒有材料供給我。所以這

書對於那些可憐的留學生。休說沒事可寫。即有事也不忍寫。惟有民國八年以後的亡命客比較前兩集書中所寫的亡命客就富足得不可同年而語了。三四年的亡命客是革命黨。那些革命黨在前清末年已是在日本當亡命客。窮苦得不可開交。民國後舊命重亡。仍是腰纏不足。民國八年以後的亡命客。是因直皖戰爭趕走的官僚軍閥。人數不及前次十分之一。却是一個個都早已準備了這時到日本來亡命似的手邊僅有十幾萬幾十萬的。簡直沒人把他看在眼裏。講到他們的財產。動輒是幾百萬。千數百萬。怪不得有人歆羨。說起這回亡命客在日本幹的勾當。令人可笑的地方倒少。教人髮指眦裂的就多了。我若不知道他們所幹的勾當。也就罷了。偏不幸恰好那時我也到了日本。且住處和他們一部份人相近。雖不敢說知道得十分詳盡。但知道的已不在少數。前集第一章書中既已發誓與惡德黨宣戰。又安能不把這回所知道的。破工夫描寫出來呢。不然也就太對不起我以前留東史中描寫的窮苦亡命客了。所以這部書以亡國奴改充的亡命客為主。其所以更名留東新史。即自別於留東外史的意思。朋友聽到這裏。祇管搖頭吐舌。翻起兩眼望着我。半晌不做聲。在下忍不住問道。爲甚麼做出這種怪樣子。問了幾遍。朋友才倒抽了一口氣。慢吞吞的說道。何苦何苦。在下此時還不懂得這何苦何苦四字的意思。朋友走後。仍提起筆來寫道。江西女豪傑胡本蕙。在民國元二年的時候。他的鼎鼎大名。那一個不

知道那一個不畏懼和他同時稱豪傑的女子。湖南有康獨雄。汪振邦。柳漢雄。浙江有胡蘭瑤。胡蘭瑤的丈夫唐西江原是一個有錢有勢的名士。民國以來唐西江爲着自己妻子有充當豪傑的資格。因想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的話。以爲此事非同小可。不敢怠慢。遂竭盡他自己平生本領。代他妻子做文章。打電報。寫對聯。扇頁。送人都堂皇冠冕的落了胡蘭瑤的款。於是胡蘭瑤三個字。不上一年工夫。已無人不不知道。是一個衙官屈宋的大文章家。兼北面義獻的大書家。唐西江見妻子的盛名已立。本人反覺賤乎其後。心中好不高興。祇是他覺得民國的官做起来不能像前清時那般尊貴。便做不起勁。因懶得夤緣上進。存心想做一個富貴中的清高人。從來要富貴就不得清高。想清高就不能富貴。虧他的主意真好。居然被他做到了這一步。從表面上看去。無論甚麼人說起他都說唐西江先生是個視富貴如浮雲的清高人。因爲他在西湖旁邊建築了一所花木最盛的庭園。風景極好。他每年夏天去那裏避暑。栽花種竹。禮佛念經。不是他心裏歡喜的人。一概謝絕不見。他恐怕遠處的人不知道他是這們清高。特想出一種宣傳的方法來。利用寫真器。拍照他自己種種清高的舉動。如簪衣草笠。坐在西湖岸上垂釣的圖。身披袈裟。手握念珠。盤膝坐在蒲團上入定的圖。拜佛念經的圖。和友人對奕的圖。獨坐打譜的圖。以及他那庭園中的一草一石。都連同他自己拍照成圖。題些清高的詞句在上面。用珂羅版製成極精美

的明信片。也不怕跑斷了郵差的腿。東一張。西一張。雪片也似的。教郵差傳達。有了這種無微不至的宣傳。清高方法。祇要是郵差能到的地方。自然都知道。唐西江是個清高的人了。但是他的清高。爲甚麼定要做到遐邇馳名。於他畢竟有甚麼好處呢。噫。這其間就有個很深微的道理了。祇因那幾年。掌中國政權的一般歪鼻子斜眼睛的大老們。都有點附庸風雅的心思。對於一般誠樸敦厚。實心任事的人。都不大瞧睬。歡喜賣弄才智。大言炎炎的人在歪鼻子斜眼睛的人看了。倒說是奇才異能之士。可以推心置腹。像唐西江這樣名士。更是誠心欽仰。惟恐不當他的意。羅致不來。古人說得好。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既是執政的當道。欽仰這樣人物。於是當時唐西江足跡所至。莫不備受一般大老的歡迎。唐西江也真有見識。見了那些執政大老。除却賦詩飲酒彈棋六博之外。就祇談談佛學。不但國家政治不屑預聞。便是至親密友求他說項。他也堅決的拒絕。因此一般欽仰他的人。益發把他當神仙看待。也有想拍他的馬屁。而拍的不得當。用紅紙封着白花洋錢。送他程儀的。他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我要這東西幹甚麼。你們就非此不行。留着自己用罷。送錢給他的人。抹了這一鼻子的灰。再也不敢拿看世俗人的眼光。看唐西江了。唐西江的清高名聲。既已轟傳遐邇。婦孺皆知。便不愁再有人疑心他熱中利祿了。這且放下。於今却說胡本憲。因想在北京活動活動。在西河沿租了一所房屋居住。極力的拉交一般國會議

員想使大家贊成他的女子參政運動。這種主張就在胡本蕙自己。也明知是辦不到的事。祇是他打算要在政治界中活動。便不能不將康獨雄陳佩容這班女豪傑。在民國元二年打的這塊舊而且腐的招牌。從新刷洗。頂在頭上。兩院議員被他運動得答應他。將來給他通過的。很有不少的人。而一般議員的太太們。他更是結交得親密。你來我往。姊姊妹妹的叫得好不熱鬧。參議院議長汪衡的太太。與他尤為相得。並曾點過香花臘燭。殺雞插血。結拜為異姓姊妹。汪太太為人忠厚。家庭瑣屑的事。概須取決於他。那怕買一件不值錢的器用。做一件家常穿著的衣服。汪太太都得說。等我妹妹來。商量好了再辦。那時汪議長在北京。姘了一個姓陳的婦人。年紀和汪議長差不多。也有了五十來歲。原來是北京有名的陳太婆。陳太婆之所以能在北京享大名。一不是因他自己幼年的姿色好。二不是他開設的班子大。祇因他在一般太婆裏面。資格最老。又做過幾個很紅的姑娘。都嫁了極有勢力的人。所以弄得無人不知道。北京有個陳太婆。不過以汪議長的資格。無論在甚麼繁華所在。總得算是一個頭等嫖客。各處繁華所在。多少名花嫩葉。何以汪議長都不愛。却獨鍾情於這老而且醜的陳太婆呢。在下也會和汪議長的朋友研究過這事。也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祇好拿古人說的情之所鍾不在色。和情人眼裏出西施兩句話來解釋。當時汪議長與陳太婆姘識的情形。並不比尋常好嫖的。隨便與堂子裏人軋姘頭的樣子。

在家出外。一舉一動。都儼然和夫婦一般。陳太婆平常對人說。汪議長。不是稱我先生。便是稱我們家大人。後來簡直把汪公館的牌子。掛出來了。陳太婆既是開堂子出身。招待客人的本領。自然非一般正式太太奶奶們。所能趕得上。因此汪議長在陳太婆這邊公館裏的時候。朋友同事的。都高興來公館裏盤桓。這邊公館的房屋。也比汪太太那邊寬敞。陳設也華麗得多。就專講廚房裏弄菜的大司務一項。汪太太公館裏。僅雇了一個北京手段極尋常的人。弄不出甚麼好菜來。汪議長早已心裏不快。這邊陳太婆是何等的機靈。平日聽聽汪議長閑談的言語。還有逢迎不着汪議長心事的麼。特地派人到上海。花重價請了四個手段高的西餐廚子。歐美各國的菜。都弄得十分出色。又請了幾個福建廣東四川江浙的廚子。聽憑來客歡喜吃那省的菜。便開那省的菜出來。並專給汪議長請了一個家鄉廚子。另做一個小廚房。揀汪議長愛吃的。逐件辦給汪議長吃。陳太婆知做官的脾氣。除了愛銀錢。就是愛吃喝。愛銀錢的慾望太大。不但他自己當太婆的人。沒力量填補。便是汪議長也沒這力量。所以祇得從吃喝上着手。果然飲食爲人之大欲。祇喂得那些做官的吃甜了嘴。有許多鎮日價坐在汪公館不肯走動。就是汪議長自己。也因一則要這邊陪客。二則回到那公館裏。一切都覺不舒適。商量國家大事。更不方便。當陳太婆初成家的時候。汪議長還祇夜間在這邊歇宿。白天多在那邊公館裏。及至陳太婆將平生牢籠嫖客

的手腕施展出來。汪議長就祇隔幾日。回那邊公館一次了。然回去也坐不了多少時間。仍跳上汽車。飛也似的到這邊來了。久而久之。陳太婆看透了與汪議長往來的一般年輕朋友和同事的心理。除銀錢之外。僅有飲食。尙不足以壓他們的慾望。歡喜在風月場中厮混的。飽暖之餘。免不得仍要去堂子裏尋尋開心。陳太婆招待雖然好。總覺不比在堂子的時候。有名花點染其間的有趣。好個陳太婆。真有計算。二三十年太婆資格。第一的本領。就是飛符召將。鬼鬼祟祟的。周旋得那些年輕人。都有此間樂不思蜀的意味了。於是汪議長除却出席議會及拜訪外。總得在這邊公館裏過度。時常兩三個月。不肯回那邊公館一次了。這日。胡本蕙因害了幾天傷風。才好了些兒。爲有幾日不曾和汪太太會面。心裏惦記得很。勉強坐了車。到吉祥胡同汪公館來。他是常來的。汪家的下人。都知道他是太太最親信的妹妹。不敢怠慢。連忙揭起門簾。讓胡本蕙進了汪太太的房。汪太太貼身的丫頭翠羽。迎着胡本蕙笑道。胡先生怎的好幾日不來。我太太病了。時刻盼望先生來。也不知念了多少次。胡本蕙不禁哎呀了一聲。問道。你太太也病了嗎。甚麼病呢。邊說邊向床前走。汪太太在床上聽得胡本蕙的聲音。已伸手撩開帳門。抬起身來。望着胡本蕙。發出極悲慘的聲音。說道。妹妹也來了嗎。若再不來。時我祇怕也沒命見你了。胡本蕙緊走了兩步。搶着汪太太撩帳門的手。雙手牢牢的攥住道。我也是病了。不然。不早已來了嗎。姊姊覺得怎麼

不快活。叫大夫來看過了沒有。汪太太拉胡本蕙就床沿坐下。說道：「我也料知你一定是病了。那夜你從這裏回去的時候，我記得你會說有些頭痛。自後這幾日，就不見你來。」胡本蕙點頭道：「我就是那夜從這裏回家。渾身燒得如火一般熱。頭痛得比刀劈還要厲害。直到此刻，尙不能說是完全好了。祇是姊姊既也病了，却怎的也不給我個信呢？又不是在天涯海角。消息難通。」汪太太不待胡本蕙往下說，卽掉轉臉去，長歎三聲道：「我何嘗不想到要給你一個信。不過……說到這裏，却住了口，不說下去。」胡本蕙着急起來，搖着汪太太的胳膊問道：「不過甚麼？如何不說下去呢？」汪太太從枕頭旁邊，拿着汗巾，揩着淚，祇不開口。胡本蕙覺得詫異，俯下身子問道：「好端端的，哭些甚麼？」有話不好說得嗎？姊姊剛才的話沒說完，不知是甚麼說出來罷。你知道我是性急的人，真不耐煩。是這們吞吞吐吐的。」汪太太這才回過臉來，懶洋洋的說道：「我說不過我這病，便給妹妹一個信，也是枉然。反使妹妹聽了不快活。并且我已料知妹妹病了。」胡本蕙搶着說道：「我這傷風的病，算不了甚麼。我祇幾日不見姊姊，我看姊姊的容顏，竟病得不成個樣子了。此刻服的甚麼藥？我說中醫靠不住，還是用西醫的好，是服西藥麼？」汪太太就枕上搖了搖頭。胡本蕙道：「怎麼不請西醫？中國醫生是殺人不眨眼的。」汪太太道：「中醫也沒去請。我這病不是用得着請醫服藥的。妹妹，你也不看看我家裏這樣冷冰冰的氣象。那裏還像個人家呢？教我怎生能夠不病？」胡本蕙

道姊姊有甚麼不得解決的問題。儘管向我說。我自給姊姊解決的方法。用不着着急。更用不着急得生病。承姊姊把我當親妹妹看待。我何敢自外。迴避干與人家事的嫌疑呢。不知汪太太說出甚麼話來。胡本蕙能有甚麼方法。給他解決。且待下章再說。